

第一章 驚險遭遇忒嚇人

明厚十五年，初春，北郡府溪流村一改冬日的蕭索，樹上和地上都冒出來星星點點的綠。

此時，林灼灼背靠著一棵樹坐在地上沉思，她這副狀態已經維持了快一個時辰。不遠處的一棵樹上還拴著一隻活物，他們家唯一的牲口——豬，再不遠處，另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，林貴子。原本這個年紀的男孩應該在學堂讀書，但因為林家貧，他從小便沒能讀幾天書。

林家原本是個大家庭，林大河和孫大娘生了兩個兒子，分別是林大齊和林二鐵。大房林大齊和媳婦兒周翠花有三個孩子，分別是林灼灼、林柱子、林田妮。二房則只有林二鐵和林貴子父子。

林大河十年前就去世了，孫大娘也在一個月前死了，林二鐵已經離家五年了，一直毫無音訊，如今林家也就只有林大齊一家五口加上林貴子。

說起來，林灼灼其實跟這家人毫無血緣關係。當年林大齊和周翠花成親三年，一直沒有孩子，十里八村的去尋醫問診都沒有什麼結果。

直到有一天，林大河兩口子去寺廟拜菩薩求孫子，結果回程時發現了包在襁褓裏，哭得極大聲的林灼灼。

兩人都心善，雖然家裏窮，但還是把林灼灼帶回去了，同時也在四處打聽林灼灼的父母，看看有沒有人家丟了孩子，可是打聽了許久，都沒有任何線索。

因林大齊和周翠花沒有孩子，便收養了林灼灼。沒想到一個月後，周翠花就有了身子，第二年，白白胖胖的林柱子便出生了。

有了親生兒子，林大齊兩口子便不願要林灼灼，想讓林大河扔回當初撿到她的地方。

林大河和媳婦兒覺得林灼灼是菩薩賜給他們的，怕這樣做會惹怒菩薩，於是不願意，不料，林大齊趁晚上偷偷把林灼灼抱了出去，打算要扔掉，正巧被從鎮上下工返家的林二鐵碰到了。林二鐵氣得打了林大齊一頓，從此以後，林大齊便不敢再有這樣的想法。

一晃眼十幾年過去，林灼灼已經十七歲，這十幾年，雖然她名義上是林大齊和周翠花的女兒，但這兩人一點都不疼她。小時候經常打罵她，餓著她，等她長到五六歲，便讓她幹活兒，照看弟弟妹妹，再大了一些，就讓她去地裏幹活。

整個林家，對她最好的是孫大娘。雖然林二鐵、林貴子也對她好，但一個常常不在家，一個年紀尚小。

孫大娘總是偷偷給她留幾口飯吃，每每被周翠花看到，兩個人都要一起挨罵。

如今，對她最好的孫大娘也去世了。

林灼灼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幾次暈了過去，因為沒能去幹活兒，被周翠花打了一頓，來參加喪禮的賓客看不過去，說了周翠花幾句，吵著吵著，林灼灼突然獲悉了自己的身世。

原來她是撿來的孩子，不是親生的！怪不得她跟爹娘長得不像，怪不得爹娘不喜歡她。

孫大娘去世這件事情本就給林灼灼帶來巨大的打擊，因此，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，她跑出去投河自盡，還好林貴子發現了她，眾人合力把她救上來，但她已經是奄奄一息，當晚還發了高熱，來自現代的林灼灼穿越過來已經是十日後了。

高燒終於退去，她醒來後看著土坯房，只覺得一陣恍惚。

她記得自己睡前還在公寓的大床上，醒來看到這破敗的茅草屋，原以為是被人綁架了，等從水中的倒影發現那張陌生的臉，再看著周遭不屬於現代的器物，這才明白自己是穿越了。

林大齊和周翠花因為在喪禮上做得太過出格，被村長狠狠地訓斥了，嚴令他們夫妻花錢給林灼灼看病，並且不能再繼續欺負她。

因此，林灼灼醒過來的這些天，這兩人沒怎麼打她，也沒怎麼讓她幹活兒。

許是因為靈魂和身子不太合拍，意識一直迷迷糊糊，直到這幾日，林灼灼才徹底清醒過來，也接收了原主的記憶，回想著這些日子的情況，她總覺得這林大齊兩口子不知道在憋著什麼壞主意，當務之急，她打算擺脫林大齊和周翠花，帶著林貴子去找失蹤多年的林二鐵，另謀生路。

只是，該如何擺脫這極品的一家，又如何找到林二鐵，如何賺取溫飽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正沉思，耳邊突然傳來一陣響動，她以為是林貴子回來了，頭也不抬的道：「別亂跑，看好了那頭豬，要是跑了，我娘怕是要拿菜刀砍了咱們倆。」

然而，過了許久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。

「豬在那邊。」林灼灼沒留意到異狀，隨手指了指。

剛說完，她才察覺出來不對勁，聽著耳邊傳來的聲音，這腳步聲似乎過於沉重，鼻尖也傳來了一股怪怪的味道，似是鐵鏽味兒。

不對，不是鐵鏽味兒，是……

意識到這是鮮血的味道之後，林灼灼立馬抬頭去看，只見不遠處站著一個身著黑衣，渾身是血的男人，男人有一雙如寒潭般的眼睛，只看一眼就讓人膽寒。

此時，這男人拿著手中那把沾染了鮮血的劍對準了她。

「哇啊！救命啊——」反應過來之後，林灼灼扯開了喉嚨大聲嚎叫，同時連滾帶爬的從地上站了起來。

「別叫了！」那男人眉頭一皺，晃了晃昏沉的腦袋，語氣冰冷而又虛弱的說道。

「我呸，你拿劍指著我，還不讓我叫，你當我傻啊！救命啊，救命啊——」林灼灼躲到樹後繼續大聲嚎叫。

這片樹林離村子不遠，很多獵戶上山時都會經過這裏，她只希望今日運氣好一些，能引來一些人，要不然，她跟林貴子還有自家那頭豬都得完蛋。

她才穿越過來一個月的時間，可不想這時候就死了。

沈其煜被林灼灼吼得頭更暈了，眼前也漸漸模糊。

這時，去一旁玩耍的林貴子悄悄過來了。

其實，在林灼灼第一次吼叫的時候他就聽到了，看著拿劍指著姊姊的男人，他沒有輕舉妄動，而是在尋找可以利用的工具，無奈找了半天都沒發現。

這時，他看到了自家那頭養得白白胖胖的豬。

悄悄給豬解開繩子，他大吼一聲，「小白，上！敢欺負我姊，讓小白撞死你！」

沈其煜再次拿起劍來，指著林灼灼，威脅道：「不要叫了，這裏是哪裏？」

話音剛落，就被一頭帶著濃重味道的重物撞了一下。

他原本就受了重傷，再被這麼一撞，立馬站立不穩，手中的劍一下子就脫了手，整個人也朝旁邊倒了下去，好巧不巧的，頭撞在了樹上。

一陣頭痛之後，沈其煜暈了過去。

林灼灼看著眼前的場景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她第一次見到如此靈巧而又聽話的豬，也是第一次見到被豬撞暈的人。

不過，驚訝過後，她的眼角餘光瞥到地上那把染滿了鮮血的劍之後，又開始慶幸起來。還好他們家小白厲害，要不然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。

「姊，妳沒事吧？」林貴子跑過來緊張的問道。

林灼灼轉過頭去，臉上露出來一個劫後餘生的笑容，摸了摸林貴子的腦袋，搖了搖頭，「我沒事。」

「真不知道這壞人是哪裏來的，突然就冒出來了，還好今天有小白在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」林貴子看著躺在地上的男人，氣憤的道。

林灼灼也有些後怕。

不過，這會兒緩過神來，想著這黑衣男子剛剛的表現以及最後的話，又覺得他似乎不像是什麼壞人。畢竟如果對方真的想要殺她的話，肯定一劍就刺過來了，不會給她絲毫的機會。

「他好像不是個壞人，剛剛他似乎是想問我這裏是哪裏……」林灼灼喃喃道。一個想要置人於死地的人大概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吧？

「啊？不是壞人？怎麼可能！要不是壞人，怎麼會拿著劍指著妳，那劍上還有血呢！姊，妳就是太善良了。」林貴子看了一眼地上的那把劍，瑟縮了一下，扯了扯林灼灼，道：「咱們還是快走吧，要是他一會兒醒過來，又想要殺了咱們怎麼辦？」

林灼灼覺得林貴子說的也有道理，會拿著這沾染了血的劍，可見是有一定的危險性。

於是，她點了點頭應下。

隨後，兩個人收拾好東西，牽起來大功臣小白，一起快速的離開了樹林。

不過，在快要走出樹林的時候，林灼灼突然停住了腳步。

剛剛那個男人受了重傷，此時又暈了過去……她越想越覺得不安。

「貴子，咱們還是回去看一看吧，他好像受了重傷，萬一死在了那裏怎麼辦？」雖然那人拿著劍威脅了她，但他畢竟是被自家豬給撞暈，林灼灼實在做不到見死不救。

林貴子也是個天性純良的孩子，一聽她的話，臉上也露出了糾結的表情，抿了抿唇沒講話，但卻默默的跟在林灼灼的身邊。

一刻鐘後，姊弟倆去而復返。

由於那黑衣人剛剛的表現太嚇人，姊弟倆都不敢靠太近，靜靜觀察了一會兒，見男人沒什麼動靜，林灼灼從地上撿了一根樹枝，剛想戳一戳黑衣男子，就看到落在一旁的那把劍，想了想之後，她快速上前把劍撿了起來。

害人之人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她怕一會兒把黑衣男子弄醒了之後，男人又要拿劍砍他們。

把劍拿到手中，林灼灼拿著樹枝，小心翼翼的戳了戳黑衣人的身子，戳了幾下之後，見沒什麼反應，又戳了戳他的臉。

直到確定黑衣男子真的暈過去，林灼灼才鬆了一口氣，放心的蹲下來探了探他的鼻息、脖頸，感覺到熱氣和動脈的跳動，林灼灼才確定他還活著，應該只是暈過去罷了。

這時，她大膽起來，因為家學淵源，她會些簡單醫術，以前還做過志願者，懂得一些急救知識。

濃重的血腥味兒以及滲透黑衣外衣的血跡吸引了林灼灼的注意力，她解開了黑衣人的衣裳，看了看他身上的傷口。

「姊！妳這是在做什麼，怎麼能看外男的身子？妳看了他，豈不是要嫁給他！不行，這人沒有村頭的栓子哥魁梧，妳不能嫁給他。」林貴子在一旁不贊同的指責林灼灼。

林灼灼衝著他翻了個白眼，「不看怎麼知道他哪裏受傷了？」

以她的急救經驗以及剛剛的觀察來看，這男人最主要是撞到了頭部，內臟器官沒什麼受損，但身上的劍傷不少，有些是舊傷，被簡單處理過，大部分則是新傷，看起來多是這一兩日受的，傷口倒是不深，問題是這人此時正發著高燒。

全部檢查完之後，林灼灼歎了一口氣。

「來，搭把手。」

「幹啥？」林貴子不解的看著她。

「把他抬到附近的山洞裏去，」林灼灼簡單明瞭的說。

「為啥？姊，妳瘋了嗎？妳是要救他嗎？他身上的傷又不是咱們弄的。」林貴子瞪大眼睛看著林灼灼。

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別猶豫了，為了你以後早生貴子、大富大貴，幫忙抬一抬他吧。」林灼灼木著臉道。

「姊，我還是覺得他不是好人，萬一他一會兒醒來，拿劍殺了咱們怎麼辦？」林貴子還是有些擔憂。

林灼灼自信的道：「別怕，劍在咱們手裏，而且姊剛剛已經檢查過了，他身上傷口很多，還發著高熱，手無縛雞之力。何況，還有咱們家小白呀。」

「好吧。」林貴子認命的搭把手去抬人。

兩刻鐘後，兩人終於把看起來沒多胖，卻高大結實的男子抬到了山洞裏。

姊弟倆累得氣喘吁吁，林灼灼一動都不想動了，踢了踢坐在另一邊的林貴子，吩咐，「去，回家拿個木桶，再到河裏打點水。」

林貴子本想再說些什麼，但都已經把人抬過來，也沒什麼好繼續反駁的，只好認

命的回家去了。

等他回來之後，林灼灼这才發現沒有毛巾，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看躺在石板上的男子，伸手在他已經破爛的衣裳上撕掉一塊。

「你去鎮上拿些藥，退熱的、止血的、消炎的……還有一些乾淨的紗布和……」隨口報出一串藥名，還沒說完，她就見林貴子一臉茫然的看著自己，「看我做什麼？我說錯什麼了嗎？」

林貴子一臉懵懂的道：「姊，妳怎麼知道這麼多的，我記都記不住，要不妳再說一遍？」

林灼灼一時語塞，不知道現如今的醫學到底發展到何等地步，萬一說錯了，豈不是惹人懷疑。思考片刻之後，她道：「這樣，你去醫館跟大夫說，你好兄弟上山採藥腿被劃傷了，情況很嚴重，現在人有點發燒，會說胡話，讓大夫開點藥，拿些包紮傷口的東西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說完，林貴子依然一動不動。

「怎麼還不去？」

「姊，咱們沒錢啊。」林貴子指出來一個最現實的問題。

林灼灼也愣住了，她竟然忽略了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。是啊，沒錢，這可怎麼辦？難不成要用簡單的方式幫他處理傷口和發熱？萬一發炎了怎麼辦，萬一溫度降不下去又該怎麼辦……

外面倒是有不少草藥，可那些都沒經過處理，也少了那麼幾味藥，她好不容易大發善心一次，竟然被錢給難住了。

林家本就窮得叮噠響，她身上又怎麼可能有錢。

「姊，要不然別管他，他身上的傷又不是咱們弄了，發燒也跟咱們沒關係。再說，咱們沒有錢，什麼也做不了。」林貴子道。

林灼灼看了一眼躺在石板上的男人，歎了一口氣。

「雖說是他先拿劍威脅我，咱們家小白才撞暈了他，但如果他沒被撞暈的話，估計自己就能去求醫了，如今他發著高熱，如若咱們不救他，他很有可能會死。」說到底，她既有一絲愧疚，又完全做不到見死不救。

林貴子聽後，也沒再繼續說什麼，正思索間，突然看到了一件東西。

有了！

林灼灼拿起放在男人身邊的那把寶劍，拿布條把劍上的血擦乾淨之後，她又從男人身上撕扯了一大塊布條，把劍包起來。

她看著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男人，一本正經的道：「大兄弟，你現在發著高熱，若是不趕緊吃藥，恐怕會燒壞了腦袋。我很想救你一命，無奈阮囊羞澀，為今之計，只能先把你的劍典當，換點藥錢。你若是不同意，就哼哼兩聲。」

躺在石板上的男人自然不可能吱聲，一會兒之後，林灼灼又語重心長道：「當掉你的劍是不得已之舉，全都是為了救你性命，你的命應該比一把劍值錢吧？希望你醒來之後不要怪我們。你放心，我們只活當，等到你病好了，可以拿著當條自己去贖回來。」

見男人一直沒反應，她一錘定音，「你不說話，我就當你答應了。」說完，她轉頭看著林貴子，把劍遞給了他，「你先去當舖把劍當掉，記得，要活當，然後再拿著換來的錢去醫館抓藥。」她低頭看了一眼手中的黑布，又道：「記得再給他買一件衣裳，這樣既解決了沒錢的問題，又能防止他突然醒過來傷害咱們。」等林貴子離開之後，她拿起布來輕輕給男子擦拭傷口周圍，最後又給他擦了擦臉。等到把臉擦乾淨之後，她頓時愣住了。

劍眉、高挺的鼻梁、厚厚的嘴唇緊抿……這人長得也太好看了吧。

剛剛摸著男人身上破爛不堪的裏衣，她就覺得布料似乎很高檔，此時再看著他的這張臉，更加覺得不俗，也不知，這男人到底是何身分。

半個時辰後，林貴子提著一大包東西從鎮上回來。

此時，林灼灼也從家裏拿了一床破舊的棉被過來。

「一共當了二兩銀子，抓藥、買衣裳一共花了一兩二錢，還剩下八錢，這是當據。」林貴子把東西全都交給林灼灼。

聽到這些普通的草藥竟然這麼貴，林灼灼驚訝的咋舌，「怎麼這麼貴？」

「不算貴，前幾日村長家的二狗哥生病了，花了整整二兩銀子才看好呢。」林貴子認真的說。

林灼灼心中一動，不過沒說什麼，翻了翻林貴子買來的東西，開始給男人清理身上的傷口。

林貴子則是回家偷偷把藥罐子給偷出來，這東西一直放在雜物間，很少用到，林大齊夫婦也不會發現少了。

等到清理完傷口，給男人換了新衣裳之後，林灼灼把剩下的銅板和當據全都塞到了他的身上。

這時，藥熬好了，兩人又給男人灌了藥，把破舊的棉被蓋在他身上，以便發汗。做完這些，已經是一個時辰後，此時已經是未時，想必去鎮上趕集的林大齊一家人也快回來了。

想到周翠花那難纏的性子，林灼灼和林貴子趕緊拿著東西，趕著小白回了家。

沒承想，林大齊他們一家人已經回來了。

第二章 無良父母與可憐兒

還沒進家門，林灼灼就聽到院子裏傳來了陣陣笑聲。

「咱們家柱子換了這身衣裳，跟員外家的兒子也不差什麼了，真精神……」

「娘，我這耳墜好不好看啊？」

「哎喲，田妮的耳墜當然好看，乍一看還以為是哪家的小姐。」

說著，一家人全都笑了起來。

這時，林灼灼推開了門。

周翠花聽到動靜，立馬轉過頭來，待看到來人是林灼灼和林貴子時，臉上的笑容頓時消散了，換上了另一副嘴臉。

「兩個吃白食的，都什麼時辰了，又跑到哪裏瘋玩去了！竟然敢把家裏的豬牽出去，我看你們真是膽子越來越大了！」

林灼灼皺了皺眉，正想反駁，就發現到身邊的林貴子在發抖。她握住了林貴子的手，站在了他的面前，擋住了周翠花的視線。

「小白不牽出去，難不成要把牠放在家裏等著別人來偷嗎？」

「妳這死丫頭，牙尖嘴利的東西，我看妳最近越來越不懂事了，看老娘怎麼收拾妳！」周翠花怒極，像往常一樣，抄起旁邊的掃帚就要過來。

她最近是真的煩死林灼灼這個死丫頭了——自從醒過來之後，這丫頭就像是變了一個人，說話牙尖嘴利，膽子也大了不少，日日敢跟她頂嘴，前些日子因為村長訓斥的關係，還沒來得及收拾這丫頭，今日她是不想忍了。

林灼灼怎麼可能乖乖站著讓她打，連忙對著旁邊的院子大吼，「叔叔嬸嬸、村長叔公快來啊，我娘又要打我了！」

她可不怕周翠花，之前村長才訓斥過林大齊和周翠花，而且孫大娘剛去世沒多久，這兩人如今也不敢太過分。

很快，隔壁喜歡看熱鬧的香嬸子端著飯碗就跑出來，一臉八卦的問：「灼灼，咋了，妳娘又打妳了？」

「是啊，她嫌我跟弟弟回來得晚，就要打我們。」林灼灼口齒清晰的道：「我娘再打我，我可活不下去了……」

「這可不行，不是我要說，你們兩口子別太過分了，嫂子才死多久，你們倆就這樣對她了？」

林大齊聽到外面的動靜，連忙跑出來，對香嬸子道：「嬸子您誤會了，柱子他娘沒打灼灼。」

「是嗎？灼灼，妳娘要是再打妳，你就去跟村長說，找村長給妳做主。咱們村還沒見過逼死女兒的人家呢，就算不是親生的，也忒狠心了。」香嬸子嘟嘟囔囔的道。

「好，多謝奶奶。」林灼灼道。

見狀，林大齊扯了扯周翠花，黑著臉道：「妳又幹什麼，忘了村長說的了？」

周翠花這才反應過來，剛剛她實在是太生氣，而且打林灼灼已經成了習慣，才沒有忍住。

見周翠花住了嘴，但臉上的表情依舊猙獰，林大齊低聲道：「……妳忘了鎮上那事兒了？」

周翠花眼前一亮，這麼重要的事兒自己怎麼給忘了！想到鎮上的事兒，她的臉色好看多了。

「還不滾去做飯！難道要老娘做給你們吃嗎？養你們白養了？一個個討債的，有爹娘生沒爹娘養的東西。」周翠花雖然放下了掃帚，但嘴上難聽的話卻沒有停。林貴子頓時紅了眼圈兒，雙手緊緊握成拳。

他小時候是被爹抱回來的，至於娘是誰，沒人知道，因著這事兒，他小時候沒少被人嘲諷。

林灼灼扯了扯林貴子，對他搖了搖頭。

「說我有爹娘生沒爹娘養的也就算了，二叔走的時候可是留下不少錢，娘說話可注意著些。二叔要是知道妳這麼說貴子，等他回來，若是生氣打了爹娘可就不好了。」在林灼灼的印象中，林二鐵的性子可不太好，沒少教訓林大齊。

周翠花被林灼灼氣得手抖了起來，想到鎮上的事情，忍了忍，大吼，「滾去做飯。」林灼灼慢悠悠的一手牽著今日的「大功臣」小白，一手領著臉色難看的林貴子走進了院子裏。

林灼灼煮飯燒菜，林貴子生火。

原主從小就給家人做飯，做這種事自然是跟家常便飯一樣，但林灼灼不會做。前幾日她第一次做飯的時候，差點把廚房給燒了。再後來，煮的飯也是半生不熟，被周翠花好一通說教。

林灼灼推說自己因為生了一場大病，不會做飯了，周翠花也拿她沒辦法。

就這麼幾日過去，林灼灼做飯的功力也沒好到哪裏去，端上飯桌的依然是夾生的米飯。

林柱子之前一直在鎮上讀書，這還是林灼灼醒過來之後，他第一次吃她做的飯，只吃了一口便吐了出來。

「呸，這什麼玩意兒？大姊，咱們家豬吃的都比這好吧？妳到底會不會做飯？不會做飯就跟娘多學學。」

林灼灼實在是餓了，雖然米半生不熟，依舊吃得香甜，這會兒聽到林柱子的話，眼皮不抬的道：「那你就去豬圈裏吃小白的東西吧，我剛剛看了，還有一些，夠你吃一頓的。」說著，夾了一葉青菜嚼了起來。心想，不錯，這次終於弄熟了，天然種植的青菜就是好吃，尤其這青菜還是她自己煮的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有辱斯文！」林柱子指著林灼灼道：「娘，妳也不管管她，她如今竟然敢欺負我了！」

「斯文是啥，能當飯吃嗎？妳沒讀過書，不懂。」林灼灼回了一句。

「娘，大姊炒的青菜一點味道都沒有，我看她就是故意的！肯定是怪娘剛剛說她了。自從奶奶死了，大姊就不好好做飯，娘，妳快打她一頓，讓她長長記性！」林田妮在一旁添油加醋。

「有人做飯給妳吃就不錯了，嫌難吃，妳不會自己去做啊。有手有腳的，又不是什麼大家閨秀，裝什麼小姐！」林灼灼繼續回擊，誰讓她不痛快，她就讓誰更不痛快！

周翠花聽著兒女的話，越聽越覺得有道理，嘴裏的米飯實在是難以下嚥。見林灼灼跟兒女一來一往，言語難聽，把筷子狠狠的往桌子上一摔，吼道：「誰給妳的膽子，敢說妳弟弟妹妹？我看妳越活越回去了！」

林灼灼心想，可不就是越活越回去，前世二十多歲，現在只有十幾歲。

「雖然我沒讀過書，也知道禮義廉恥，我身為長姊，說弟弟妹妹幾句怎麼了？倒是他們，一個個不珍惜糧食不說，竟然還敢說長姊的不是，書都讀到狗肚子裏去了？」

「夠了，都別說了！」林大齊黑著臉說：「吃飯！明天讓妳娘做飯。」

這飯真的太難吃，林大齊忍了幾天，這會兒也忍不了了。

林灼灼聽到這句話，心情更好了，吃得也更加歡快。

飯後，刷鍋洗碗的活兒自然還是林灼灼和林貴子來做。

幹完活兒，林灼灼突然想到山洞裏那個可怕的陌生男人如今還沒吃。生病的人更應該好好吃飯才是，營養充足才能好得快，可家裏的食材全都在堂屋旁邊的屋裏放著，堂屋跟林大齊的房間挨著，想拿到必然會驚動林大齊夫婦。

周翠花摳門兒，恨不得每一粒米都數得清清楚楚的，前幾日林灼灼多放了一把米，馬上就被她發現了。

但那人不吃飯也不行……看來只能去買了……

林灼灼想到剩下的錢，有了主意。

正好，周翠花又讓林灼灼和林貴子倆去撿柴火，因此飯後沒多久，她和林貴子就再次回到了山洞裏。

林灼灼從男子懷中拿出一些銅板，交給林貴子，吩咐他去鎮上買些米回來。

等林貴子走後，林灼灼低頭摸了摸男子的額頭，發現他出了些薄汗，連忙擦了擦。正擦著汗，男子皺著眉頭，不老實的踢開了被子。

林灼灼趕緊給他掖了掖被角，但下面的被角塞緊了，上面的被子又被掀開了。

林灼灼在心中暗道了一聲「祖宗」，認命的給他蓋好被子。

然而，被子剛剛蓋上，又被掀開了。

林灼灼深吸了一口氣，正欲再次蓋上，手腕卻突然被男子抓住了，整個人跌進了他的懷裏。

好死不死的，男人的嘴唇擦過了她的臉頰。

轟隆一聲，林灼灼覺得腦子中有什麼炸開了。

林灼灼前世雖然活了二十幾年，卻從沒談過戀愛，跟男生的肢體接觸都極少有，親吻什麼的，更是從來沒有過。

此時只覺得擦過臉頰的唇有些滾燙，噴薄在脖頸間的氣息也熱熱的。

這人竟然敢輕薄她！

靜默片刻之後，林灼灼終於反應過來，掙扎著想要站起身。

正在這時，耳邊傳來了一個虛弱而又沙啞的聲音——「熱……」

林灼灼鬱悶的想，我知道你熱，你現在正發著高燒，不熱才怪！

想到這裏，她試著站起來，然而手腕還被人握著，試了幾次之後，她終於把手腕上的大手甩掉了。

林灼灼臉色通紅的看著自己的手腕，見沒有大礙，又一臉憤恨的把被子扯過來給男人蓋上，之後惱怒的道：「多大的人了，竟然還蹬被子！老實點，趕緊發了汗，退了燒，該去哪就去哪。」

為了怕他再次蹬開被子，林灼灼使勁兒抱住了他，她並沒有注意到石床上躺著的男人緩緩地睜開了眼睛。

不過，很快的，男人的眼皮沉重，又閉上了，陷入昏迷之中。

抱著男人，林灼灼感覺到困意襲來，漸漸的也睡著了。

林貴子回來之後，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場景，頓時發出一聲淒厲的叫聲，「姊！」林灼灼被這一聲「姊」給吵醒了，迷迷糊糊的看著站在洞口的人，道：「回來了啊？」

「姊，剛剛他是不是欺負妳了？」林貴子激動問道。

林灼灼這會兒醒過神來，搖了搖頭，「沒啊，他一直沒醒。」

「那妳，你們剛剛……」林貴子抿了抿唇，有些難以啟齒。

林灼灼恍然大悟，知道林貴子誤會了，便解釋道：「哦，你別誤會啊。生病的人需要蓋被子發汗，但他老是喊熱，一直掀開被子，沒辦法了，我只好用手按住他，結果久了就有點困，慢慢的就睡著了。」

「哦，原來是這樣。」林貴子相信了林灼灼。

「正好，你在這兒看著他，別讓他掀開被子，我去河邊淘淘米，給他煮些粥。」說著，她就把林貴子提著的米拿過來，去了河邊洗米，回來之後，又用藥罐子煮了一碗粥。

粥的香味混合著草藥的味道，很快飄滿整個山洞裏。

林貴子吸了吸鼻子，嚥了嚥口水，忍不住說：「姊，妳煮的粥真香啊，可比妳煮的飯香多了。自從奶奶死了，妳做的飯一天比一天難吃了。」

聽到前面幾句，林灼灼本來還挺感動的，再聽到後面，她狠狠的瞪了林貴子一眼，「有的吃就不錯了，竟然還敢嫌棄我！」

林貴子頓覺自己說錯話，連忙道：「姊，妳快看看，粥是不是煮焦了，我聞到焦味兒了。」

林灼灼掀開蓋子攪了攪，發現真有一些米黏到了鍋底。

「姊，原來妳粥也煮得不行了啊。」林貴子忍不住低聲道。

話剛出口，自然是又被林灼灼瞪了一眼。

粥煮好之後，林灼灼用吃藥的碗給男子盛了一碗。

林貴子的眼睛就沒從碗上離開，林灼灼察覺到他的眼神，頓覺心疼，摸了摸他的頭，道：「這粥是給病人喝的，而且不是用咱們的錢買的。你放心，姊這幾日想到了一個賺錢的法子，等到咱們賺了錢，以後天天……不，頓頓吃白粥！」

林貴子眼睛灼灼的看向了林灼灼，「姊，真的嗎？我可以頓頓吃白粥？」

林灼灼眼眶一紅。上輩子她活在一個幸福的世界，那裏自由自在，人們吃穿不愁，哪會有人饞白粥。看著林貴子期待的神情，她堅定的道：「嗯，真的，姊姊答應你。」

「好，我相信姊。」林貴子臉上帶著嚮往，接下來又說了一句，「姊，妳跟從前真的不太一樣了。」

林灼灼端著粥的手一頓，心虛的問道：「哪裏不一樣？」

林貴子想了想，說：「感覺好像哪裏都不一樣了。妳從前很少說話，也從不敢跟大伯娘吵架，做的飯也好吃。現在做飯變得難吃，話也多了，甚至敢跟伯娘對著幹。」

林灼灼琢磨了一下，道：「人總是會變的，在投河的那一瞬間，姊姊就感覺自己跟從前不一樣了。」

林貴子聽到林灼灼說起投河的事情，頓覺心裏堵得慌，連忙道：「人在鬼門關走了一遭，性子自然是會變的，姊，粥快涼了，快給他喝了吧。」

「好，你搭把手。」

因為男人並不清醒，所以林灼灼和林貴子費了好大的勁兒，才把一碗粥灌了進去。灌完之後，林灼灼給他擦了擦嘴，扶著他躺下。

隨後，趁著天還沒黑，姊弟倆去山上轉了一圈。

在現代，林灼灼的祖父是中醫，她小時候沒少跟著老人家去山裏採藥。這幾日出來的時候，她就發現了幾種普通的草藥，本以為如後世一般不值錢，今日方知朝代不同，價格也不同。

既然草藥這麼值錢，她認為可以靠著這個賺點錢。

逛了一圈兒，林灼灼跟林貴子背著一些柴火和豬草從山上下來。

回家之前，又去山洞裏看了一眼，把下午剩下的粥弄熱了，給男子灌了一些。又用藥罐給熬了藥，餵他喝下之後，摸著他明顯降下溫度的額頭，林灼灼徹底鬆了一口氣。

只要不發燒就沒事了，估計最晚明天他就能醒過來。

此時，天已經快黑，林灼灼和林貴子趕緊回家去了。

兩人回到家，卻發現林大齊一家人已經吃完飯了。

周翠花臉上帶著嘲諷的笑意，「你們這兩個熊孩子跑到哪裏去了，飯早就吃完了，妳回來得正是時候，吶，鍋和碗筷還沒洗，都給妳留著呢。」

林灼灼緊緊的握住了拳頭，林家根本沒這麼早吃飯，往往天不黑就不開飯，她忍了忍，還是忍不住道：「娘，我沒吃的也就算了，貴子的呢？」

「嗤！你們兩個人亂跑，到了飯點兒都不知道回來，還指望老娘給你們留飯？妳就算不是我親生的，也算是養在我的名下，貴子呢？」周翠花臉上浮現不屑，「妳二叔家的孩子自己不養，還指望老娘給他養著不成？」

如果林灼灼沒記錯，林二鐵當年走的時候留下五十兩銀子，這才過去五年，錢不可能這麼快就花光了。「二叔走的時候留下了很多錢，錢呢？二叔回來要是——」

「別老拿妳二叔來威脅老娘，說不定他已經死在哪裏了，妳奶奶死了他都不回來，肯定死在外面了！」周翠花惡毒的道。

林灼灼還沒來得及發火，林貴子率先火了，衝過去狠狠的推了周翠花一下，憤怒道：「大伯娘，妳別亂說，我爹他沒死，他肯定沒死！」說完，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間。

周翠花被撞了一下，疼得齙牙咧嘴，心中暗恨，這一個、兩個的，隔了肚皮的就不行，她早晚有一天要把這兩個不省心的東西給賣了！先賣了大的，再賣小的！

林灼灼瞥了周翠花一眼，冷冷道：「娘，妳說話注意著些，二叔能拿回來五十兩銀子，就說明他做的事情是大事，指不定他哪天突然回來了，到時候娘就等著吧。」

周翠花被林灼灼說出來的話嚇了一跳，怔愣了一下。等到回過神來，見林灼灼正往林貴子的房間方向走去。

「妳這死丫頭給我站住！竟然敢嚇唬老娘！跑什麼跑，滾去廚房把鍋和碗洗了。」周翠花大叫。

林灼灼轉身看著她，道：「又不是我吃的，憑什麼讓我來洗？妳要是敢逼我，小心我大晚上的就去村長家告狀。奶奶才剛走不久，妳就虐待我和貴子，看到時候誰會挨訓斥！我也就算了，貴子可是林家的男丁，是村長近親，逼急了我就把二叔的五十兩銀子的事說出來讓大家評理。」

周翠花被林灼灼氣得不輕，但也不敢再強逼林灼灼，只在院子裏罵了幾句，便把林田妮叫過來收拾廚房。

林田妮又跟周翠花一起罵了幾句林灼灼。

林灼灼看著趴在床上哭得傷心的林貴子，默默地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哭吧，姊姊就允許你哭這一次，哭過這一次之後再也不許哭了。你今年已經十四歲，是半個男人了，奶奶死了，二叔一直未歸，家裏就只有咱們姊弟兩人，咱們得好好過。」林貴子哭了許久之後，抬起頭來看著林灼灼，認真的問：「姊，我爹真的死了嗎？」林灼灼知道，在這樣的時代，兵荒馬亂不說，一場風寒都有可能要了人命，但為了讓林貴子振作起來，她堅定的搖頭，「肯定沒死，你別聽我娘瞎說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林灼灼點頭，「當然是真的，這幾日咱們賺些銀錢就去找二叔。」

「真的嗎，姊？」林貴子臉上頓時浮現出激動的神情。

「自然是真的，姊什麼時候騙過你？只是這事兒你誰也不能說。」

「嗯，我保證。」

京城某處深宅大院中。

「主子，派過去的二十名殺手全都沒有回來。」

只聽「嘩啦」一聲，桌子上的東西全部被掃落在地，隨後響起的是一聲咆哮——

「一群廢物！這麼多人，竟然連一個人都殺不了，要你們還有什麼用！」

黑衣人跪在地上，「屬下辦事不利，請主子責罰。」

錦衣男人怒極，「罰你們有用嗎？這麼好的刺殺機會，你們竟然沒把握住！等他回來，說不定都要被封為太子了！」

黑衣人又開口，「不過，據屬下所知，瑾王殿下似乎也不見了。」

「什麼叫『似乎』，能確定嗎？」

黑衣人原本有些遲疑，不過此時此刻只能肯定，立馬道：「確定！屬下察覺瑾王殿下的親信似乎在暗中找人，雖然瑾王殿下看似在馬車中，但已經三日沒人見過他，說不定已經被殺手殺了。」最後一句說得聲音非常輕。

「說不定？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別說些不確定的話！」錦衣男子斥責，「瑾王在哪裏不見的？」

「殺手最後一次行刺是在北郡府。」

「那就多加人手，從那裏尋找，務必趕在瑾王的人之前找到他！」

「是，主子。」

第三章 給員外當妾

第二天一早，林灼灼和林貴子又被周翠花指使去山上割豬草、砍柴。

林灼灼倒是喜歡這差事，要是像之前一樣下地幹活兒，一來她不會，二來也就不能去山上採草藥了。

「要是今天再回來晚了，就別怪我們不給你們留飯！」林田妮在一旁涼涼的道。林灼灼淡淡的道：「如果你們按從前的飯點兒做飯，我們肯定趕得上，就怕你們故意提前吃飯。」

周翠花臉色頓時變得難看，罵道：「妳這死丫頭，天黑了才回來，老娘給妳留飯才怪！老娘養著你們兩個賠錢貨就已經是發善心了，吃個飯還挑三揀四。」說著，又要抄傢伙想要打兩人。

林大齊扯了扯周翠花，周翠花看到他的眼神，又冷靜下來。

「去割豬草吧，中午不要誤了飯點兒。」林大齊吩咐道。

「嗯，知道了，爹。」

林灼灼和林貴子出了門之後，林灼灼心中怪異的感覺更甚。她之前就覺得林大齊和周翠花有些怪怪的，卻說不上來哪兒怪，而這種感覺，在昨天他們兩口子從鎮上回來之後，就更加明顯了。

「你有沒有覺得我爹娘哪裏奇怪？」林灼灼問了問身邊的林貴子。

林灼灼想，林貴子畢竟從小跟他們生活在一起，應該能感覺到才對。

然而，她忽略了一點，林貴子是個小孩子，哪會注意到這些。

想了想之後，林貴子茫然的搖搖頭「沒啊，還跟從前一樣。」他這個大伯一直都這樣，陰沉著臉，很少講話。

林灼灼畢竟沒跟林大齊接觸幾天，只憑著原主的印象，感覺自己太敏感了，就沒再繼續聊這件事情。

不一會兒，兩個人走到了山腳。

看著離得不遠的山洞，林灼灼想，裏面那個可怕的男人應該已經離開了吧？昨晚他應該就已經退燒，此時肯定早就醒過來了。

正好，她今日去山洞就能把家裏的東西收回去。

進去山洞之後，赫然發現那人竟然還躺在石板上，林灼灼心裏一驚，步子立馬放輕了一些，生怕吵醒了對方。

待離得近了，聽著濃重的呼吸聲，她驚訝地發現，這人是真的沒醒。摸了摸他的額頭，竟然又有些燙。這可真是奇怪，難不成他昨夜踢了被褥，凍得感冒了？

想到這裏，林灼灼頓覺頭疼。這麼個男人就是個大麻煩，多住一日，就多一分被村人發現的可能，得趕緊給他治好傷，讓他離開才是。

接下來，林灼灼又給他煮了粥。

林貴子聞著粥的味道，肚子咕嚕嚕的叫了起來。昨晚他沒吃飯，今天早上周翠花

飯又做得少，他只分到一塊粗麵饅頭。本來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他根本就沒吃飽。林灼灼雖然心疼，但依然沒有把粥給林貴子喝，因為昨天買的米已經用完，這是最後的一點兒。

「你再忍忍，一會兒姊去採了草藥，回來就到鎮上給你買肉包子吃。」

林貴子嚥了嚥口水，「好。」

給男人餵了粥之後，藥也煎得差不多了。

「姊，我想去茅廁。」林貴子突然捂著肚子道。

「行，那你快去。」

「好。」

林貴子走後，林灼灼端起來藥餵給男人喝，今天倒是比昨天好餵多了。

她看著男人臉色紅紅的樣子，忍不住感慨，「哎，你快快醒過來吧，我還有一大堆事情要忙呢，可沒這個閒功夫照顧你。不過呢，希望你醒過來之後不要怪我弟，也不要怪我們家小白，昨日是你先拿著劍威脅我，我弟才讓小白撞你的。而且我家小白只是輕輕一撞，我看過了，你身上只有一點點淤青，你之所以會倒下，多半跟你先前受了傷又發燒有關。」

「怎麼說那個惡人也是你，我本不想救你的，但我爺爺是個中醫，若是不救你，被他老人家在天上看到了，就要怪我沒有善心了。看你這模樣，再看你身上穿的衣裳、這皮相，也知道你不是尋常人，希望你看看在我姊弟倆救了你的分上，不要報復我弟弟之前的作為……好了，藥喝完了，希望你趕緊好起來吧……唔！」

沈其煜感覺自己已經迷迷糊糊的躺了很久，身邊似乎有個姑娘一直在照顧他，只是這姑娘不知何時突然走了，他等了很久都沒等到她回來。

就在他以為那姑娘不會回來的時候，她突然又出現了。

這姑娘哪裏都好，就是有點吵。

肚子裏剛剛填了些東西，他正昏昏欲睡，卻聽到耳邊不停的嘰嘰喳喳。

忍無可忍，他用上僅有的力氣，一把扯了扯這姑娘，想要讓她閉嘴。然而不知怎的，這姑娘突然壓在了他的身上。

雙唇觸碰到一起的瞬間，陌生的感覺讓沈其煜心臟跳動得有些快，眼睛也忍不住睜開。

林灼灼瞪大了眼，看著近在咫尺的男人，嘴唇上傳來的是滾燙的熱度，心臟跳動得像是快要躍出胸脯一般，腦子也混混沌沌的。

片刻之後，她的理智終於回歸。這個臭不要臉的男人，又親她！

沈其煜受了傷，又在發燒，力氣有限，林灼灼很快掙脫開了，先是用袖子擦了擦嘴唇，接著又給了他一巴掌。

她擰著腰，指著躺在床上的男人，憤怒的道：「老娘看你暈倒跟我家小白有丁點關係，才心生愧疚，大發慈悲的救你，你就是這樣回報老娘的？竟然敢輕薄我，你活膩了！」

不料，沈其煜在看了她幾眼之後，眼睛似是非常沉重，慢慢的又閉上了。

林灼灼更加鬱悶，吼道：「喂！輕薄了老娘，竟然還敢裝死？」說著，就要上前掐沈其煜。

然而，耳邊很快傳來了沈其煜平穩的呼吸聲，看著沈其煜有些紅的臉色，她頓時洩氣。

難道這人根本就沒醒？也不知道現在睡著是裝的，還是真睡著了。

「臭流氓，要不是看你還病著，姑奶奶可不會這麼快饒了你。哼，粥餵了，藥也吃了，你自生自滅吧。」

雖然嘴上如此說，她還是給沈其煜蓋好被子，之後才氣衝衝的出去。

剛走到山洞門口，她就看到解決完內急，一臉輕鬆的回來的林貴子。

「咋了，姊？」

「沒怎麼，採藥去！」林灼灼大吼。

「啊，他吃完藥了？」林貴子有些茫然，不解林灼灼為何生氣。

「管他死活，快走。」那個死流氓，提起他就來氣。這可是她的初吻啊，竟然被一個不知姓名的野男人給奪走了！就算她骨子裏是個現代人，這事兒也不小！

「哦，好。」

一個時辰後，林灼灼和林貴子背著一簍子草藥下山。

「姊，咱們沒割豬草，也沒砍柴，大伯娘會不會打我們啊？」林貴子對周翠花的懼怕已經積累了很多年。

「不怕，等拿草藥去鎮上換了錢，咱們吃飽飯回來再砍也來得及。」林灼灼說道。

「好，我聽姊姊的。」

雖然因為被輕薄心中存著火氣，但林灼灼在去鎮上之前，還是去看了沈其煜一眼。只是，到了山洞裏，卻發現他不見了。

「啊？姊，他走了嗎？太好了，他終於離開了，要不然我總擔心他會要殺了咱們。」林貴子鬆一口氣。

林灼灼卻蹙了蹙眉，仔細的看了看山洞裏的情形。

山洞裏除了人不見，藥也不見了，甚至連倒在地上的藥渣都沒了。

不對，還有那人原來身上穿的那兩件血衣也不見了。

除此之外，其他的東西都還在。

檢查過之後，林灼灼這才放心了。這人發著高燒，應該不是自己離開，而是別人把他接走的，接走他的人肯定不會傷害他。否則，大可直接砍死，又或者直接把人帶走，絕不會在匆忙之間把他之前穿過的爛衣裳帶走，更不會帶上藥。

當然，也不排除那人剛剛是在裝病，等他們走了之後才自己離開。

總之，不管是哪種情況，林灼灼都可以判定那人沒有危險。

這樣就太好了，少了這麼一個麻煩，她也可以放手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

只是——

她摸了摸被親過的嘴唇，臉色微紅。她還沒跟那人算清楚輕薄她的帳！

「姊，妳咋了，不會跟那個人一樣發燒了吧？」說著，林貴子就要探一探林灼灼的額頭。

林灼灼一巴掌拍了下來，黑著臉道：「瞎說什麼，快走，去鎮上賣了草藥，換些銀錢吃好吃的去。」

「嗯，好。姊，快走吧。」林貴子一臉興奮的道。

不過，在去鎮上的路上，林灼灼突然跑到河邊去收拾一番，臉上抹了一把黃土，讓整個臉看起來憔悴又髒兮兮的，頭髮也弄了一些黃土。

林貴子不解道：「姊，妳這是幹啥，怎麼弄得這麼醜？」

林灼灼想到剛剛不少人看她的目光，蹲在河邊滿意的看著自己的新造型，說：「這樣安全一些，走吧。」

之前在村裏還不覺得，一出遠門就發現路人眼中的驚豔之色，她如今沒有自保的能力，可不能因為這副容貌惹了麻煩。

「哦，好的。」林貴子聽話的跟在了她的身後。

藍河鎮離溪流村不遠，兩個人走了兩刻鐘就到了。

林灼灼找了一家比較大的藥鋪進去，言明自己是來賣草藥的。

夥計立馬把掌櫃叫了過來，來賣草藥的不多，但每次都需要掌櫃的親自掌眼，以免看錯了。

掌櫃的看著林灼灼採的藥，滿意的點了點頭，雖然大部分都是些不值錢的草藥，但好在品相不錯。

「小姑娘很懂如何分辨草藥嘛。」掌櫃的讚道。

「嗯，跟家中的老人學過。」林灼灼含糊的道。

林貴子驚訝的看了林灼灼一眼，他怎麼不知道他們家有誰懂草藥。

「嗯，本來應該給妳四十八文，看在品相不錯的分上，多給妳兩文，一共五十文，如果以後採到好的藥材，記得再來賣。」

林灼灼已經看過藥鋪收購草藥的價目表，這些草藥剛剛已經秤過重量，她算過，差不多是這個價格。如果賣曬乾的，能賺更多錢，只是她現在缺錢，根本來不及曬。

林灼灼拿著錢，一臉遺憾的從藥鋪裏出來。

林貴子則是激動得快不會說話了，「姊，五十文，咱們竟然賺了五十文，好厲害啊！咱們一會兒再去採，一天就能賺好幾百文。」

林灼灼苦笑著搖了搖頭，「想什麼呢？能賣五十文是因為裏面有幾味藥材比較難得，要是僅憑著那些普通藥材，能賣十文就不錯了。」

「十文也不錯啊，一天十文，十天就是一百文。」林貴子依然樂滋滋的。

林灼灼點出現實，「這是因為沒人認識那些草藥，沒人去採，咱們才能一次採這麼多，你忘了，那塊山頭差不多都快被咱們採完了？」

林貴子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，歎氣，「真可惜。」

林灼灼摸了摸他的頭髮，「沒事，已經有五十文，下次咱們走遠一點，看看其他地方還有沒有，今天先去買幾個肉包子吃。」

聽到有肉包子吃，林貴子頓時笑開了花。

兩人買了五個肉包子，吃完之後，心情愉悅的回家去了。

只是沒想到，家裏卻有一件事情在等著他們。

林灼灼剛推開門，林田妮吃著嘴裏的糖，露出來一口大黃牙，說：「大姊，恭喜妳呀，鎮上的錢員外要納妳當他第七房小妾。」

林灼灼頓時一驚，她沒想到林大齊和周翠花竟然暗地裏做出這樣的事情。

站在一旁的林貴子憤怒的道：「妳在胡扯什麼，姊不是沒同意嗎，怎麼又提起來了？」

似乎因為兩人的反應心中非常暢快，林田妮把嘴裏的糖嚼得嘎嘣脆，得意道：「我不知道呀，反正大姊要嫁到鎮上去了。」

林灼灼穩了穩心神，瞥了林田妮一眼，冷冷道：「我不同意的事情就不可能成真。」

林田妮憤怒的指著她，低啐一聲，「呸，爹娘已經同意了，我看妳還能咋辦？」

林灼灼沒再搭理林田妮，慢慢的走進了家門，剛進院子裏，就看到周翠花正拿著一匹布興奮的比劃來比劃去，林大齊坐在一旁也是一臉的笑意。

這還是林灼灼第一次看到林大齊的笑容，只是怎麼看都覺得噁心。

「死丫頭，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！」周翠花見到林灼灼就沒什麼好話，開口第一句必然是訓斥。

林大齊則是笑容滿面的道：「好了，今天也算是她的好日子，別說了。」

「什麼好日子？」林灼灼面無表情的問。

周翠花眉毛一挑，一臉倨傲的道：「鎮上的錢員外不計前嫌，再次提出想要納妳為第七房姨娘，半個月後就會來迎妳進門。」

林灼灼冷哼一聲，「誰愛去就誰去，反正我不去。」

周翠花頓時怒了，指著林灼灼道：「妳不去？這是妳說不去就能不去的？老娘已經收下聘禮了，妳不去也得去！」

錢員外可是給了足足十兩銀子，還有幾匹布、幾樣金銀首飾，這些錢足夠他們重新建一座新院子了。

林貴子兩眼通紅，大聲道：「奶奶剛離世一個月，你們咋能這時候給姊定下親事！」

「別扯你奶奶，你奶奶既然已經死了，壓根沒她什麼事兒。」周翠花嘴上不把門的說道。

林大齊微微皺了皺眉，不悅的看了她一眼。

不過，也僅僅是這樣，其他的他也沒多做。

提起孫大娘，林灼灼倒是想起來一件事情，「我記得這件事情之前奶奶不同意吧？既然奶奶不同意，爹娘怎麼又定下來了？」

周翠花還沒說話，林大齊已經嚴肅道：「自古以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別人插嘴的道理？我既然同意了，這親事就這麼定下，妳這幾天好好收拾收拾，準備出嫁。」

林大齊的聲音如洪鐘，嚴肅說話時沒人敢插嘴。

林灼灼本想繼續反駁，但也發覺此時吵嘴並不明智。

在這個時代，兒女婚事的確是講究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只要林大齊和周翠花答應，就算是成了，她今日說再多也是徒勞，倒不如好好想個法子，把這門糟心的

親事攪黃了。

也是她疏忽，忘了這是個什麼時代，婚姻根本就不能由自己做主，今日這件事情也算是給她敲響了一記警鐘。

「知道了，我累了，先回去歇著了。」

周翠花見林灼灼蔫了，立馬樂了，得意的道：「還算識趣兒。妳奶奶已經死了，沒人給妳撐腰了，老娘勸妳老實一點，要不然沒什麼好果子吃。」

林貴子見林灼灼神色不太好，想要為她出頭，卻被林灼灼一把拉住。

出了堂屋之後，兩個人去了林灼灼住的柴房。

林灼灼原本不住在柴房，而是跟孫大娘住在一起，但自從孫大娘死了，林田妮占了孫大娘的房間，她則被趕進了柴房。

柴房裏有一張不太牢固的破床，其他地方都放著柴火，連落腳的空間都沒有。

林灼灼剛醒來時，看著眼前的情形也有些不適應，不過還是慢慢的習慣了。

總歸，這個家她不可能待太久，早晚會離開，所以也就不在意。

一進門，林貴子就著急道：「姊，咱們該怎麼辦啊？從前還有奶奶攔著，現在奶奶沒了，還能有什麼辦法？」提起孫大娘，他的眼眶微紅。

林灼灼雖然沒有見過孫大娘，但因為有原主的記憶，是以這會兒也有種莫名的心酸。想到孫大娘為原主做過的事情，想到孫大娘的善心，她的眼淚不自覺的流了出來。

在門外聽了許久的林田妮則是一臉愉悅的去跟周翠花報告了。

「娘，他倆啥也沒說，哭了很久，這會兒還沒停呢。」

周翠花臉上露出笑容，看著林大齊道：「我就說你想多了吧，這兩個吃白食的能有什麼本事，之前有婆婆在前面擋著，現在婆婆沒了，他倆就只能乖乖聽話！」

林大齊的眉頭漸漸舒展，輕鬆道：「嗯，聽話就好。這門親事也不算差，能嫁到鎮上是她的福氣，若不是她長得好，也嫁不了這麼好的人家。咱們收養了她十幾年，又給她找了這麼一門好親事，也算是對得起她了。」

林柱子看著手中上好的毛筆，滿意的說：「爹說得對，咱們家對她仁至義盡，不過，這點子聘禮可不夠，以後等她嫁過去，別忘了多讓她往家裏帶些東西回來。」

周翠花猛地點頭，「還是我兒書讀得多，說的話就是有理。」

「哥哥好厲害。」

林大齊也甚是欣慰的看著林柱子。

林柱子看著一屋子人對他信任的眼神，心情更加愉悅了。

柴房內，姊弟倆抱頭痛哭了一場之後，林灼灼心中已經有了個法子，但家裏不是商量問題的地方，看到屋子裏堆積的柴火，她立馬想到了一點。

「走，出去割豬草、砍柴火去。」

「姊，都什麼時候了，妳還想著幫家裏幹活兒呢，趕緊想辦法躲開這門親事吧。」林貴子著急的說。

「你放心，姊不會嫁過去的，辦法總會有的。」

在這個家裏，跟林貴子最好的人是孫大娘，然後是林灼灼，再然後是林二鐵。如今祖母死了，爹也五年沒回家，如果姊再被逼給錢員外做小妾……林貴子覺得人生異常灰暗。

「姊，要不咱們倆逃跑吧！」他突然冒出來這麼一句話。

林灼灼嚇了一跳，立馬捂住了他的嘴，快步走到門口看了看，見院子裏沒人才放下心來。

「這種話可不能亂說。」

「姊，為啥不能說？」

「先不要說了，等一會兒出去再說。」

「哦，好。」

兩個人收拾了一番之後，背著筐子出來。

周翠花見林灼灼和林貴子要出門，立馬問道：「你們要幹啥去？」

林灼灼沙啞著嗓子，垂頭道：「上午光顧著玩，忘了割豬草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周翠花就發了火，「你們兩個人幹什麼吃的，連豬草都忘了割！趕緊給我滾出去割豬草、撿柴火，午飯也別吃了！」

林灼灼聽後，淡淡的「哦」了一聲，拉著林貴子出門。

等到了山裏沒人的地方，林灼灼方道：「你剛剛說要跟姊一塊逃跑？」

「對！大伯娘和大伯那麼壞，我早就不想在這個家裏待著了。」林貴子一臉鬱悶的道。

「那你有錢嗎？你對外面的世界瞭解嗎？出去之後又以什麼維生呢？」林灼灼接連問了三個問題。

林貴子一時語塞，想到他爹出去五年未歸，所有人都說他死在外面了，又覺得外面的世界的確有些凶險。

見林貴子垂頭難過的樣子，林灼灼又道：「你放心，這事兒定有解決的法子，若是解決不了，真到了不得不嫁的時候，姊就帶著你逃跑。」

林灼灼初來這個世界，對這兒的風俗、地貌一點都不瞭解，沒有萬全的準備，或者是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她不考慮逃跑。

她這副身子柔弱，又長相貌美，在外面定然不安全。

誰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，萬一正在打仗，或者是鬧饑荒怎麼辦？萬一他們姊弟倆沒逃出去多久就遇到山匪，或者被抓回來了怎麼辦？

如今手裏只有四十幾文錢，根本就走不遠。

「那咱們還能怎麼辦？」林貴子一臉的頹喪。

林灼灼笑了笑，摸了摸林貴子有些枯黃的頭髮，道：「你放心，姊姊已經有了法子，咱們再去山裏找找草藥去鎮上賣。」

林灼灼心想，如若那法子不成，至少他們手中有錢了，逃跑的話還有些保障。

林貴子見林灼灼自信的樣子，也沒多問，只開心道：「那咱們還能再吃一次肉包子嗎？」

林灼灼肯定的點點頭，「能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林貴子開心的跟著她去尋草藥。

只可惜，這次找了兩個時辰也沒找到多少，不過倆人順便把豬草割了，也把柴火撿了。

林貴子終於相信了林灼灼早上說過的話，看來草藥可遇不可求，挖了就沒了。

林灼灼對此倒沒怎麼失望，背著草藥去鎮上換了二十文錢。買了幾個肉包子，兩人飽飽的吃了一頓，又回到了山洞裏，把剛剛放好的豬草和柴火帶回家。

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天黑了，周翠花一家人早吃完飯了，不知是不是因為林灼灼要出嫁，周翠花倒是給姊弟倆留了一個粗麵饅頭。

因為吃了肉包子，兩個人看到粗麵饅頭都沒了興致，不過林灼灼還是拿走了，塞給了林貴子。

「雖然不如肉包子好吃，但總歸是糧食，明早還不知道吃什麼，等你明天起來，先把這個饅頭吃了。」

「姊，咱倆一人一半。」

「不用了，姊飯量小，你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快拿著吧，再不拿著，姊就要生氣了。」

「好，多謝姊。」林貴子看著林灼灼感動的說道。

第二日一早起來，林灼灼又聽話的帶著林貴子出去割豬草，兩人直到天黑才回來。一進門，周翠花對著兩人發了好大一通火。

「你們兩個混帳東西，還知道回家啊，老娘以為你們死在外面了！」周翠花罵道。

「若我們真死在外面，妳豈不是要高興了？」林灼灼淡淡的說：「妳不是嫌我們倆吃白食嗎，只幹活不回家吃飯不是更好？」

「妳、妳……」周翠花被林灼灼氣得下輕。

林大齊的臉色也不好看，他還以為林灼灼為了逃避親事跑了。

「妳是怎麼說話的，妳娘也是擔心妳的安危。」他冷冷的說：「晚上沒飯吃了，你們倆好好反省反省，以後不能這麼晚回家。」

擔心他們倆的安危，所以不給他們飯吃了？這也叫擔心他們，怕不是嫌他們煩了吧？

「哦。」林灼灼無精打采的回答。

今日她和林貴子跑到山的另一面去了，因為路有些遠，兩個人又想多挖一些草藥，所以挖著挖著忘記了時間。等到肚子餓得不行，已經是申時了。兩個人趕緊跑到鎮上把草藥賣了，這次賣了整整一百文。

只可惜這種事情多半是一錘子買賣，草藥挖乾淨之後就沒了，沒人種的話，明年也很難長出來。

得虧附近的人沒有人認識草藥，要不然這一百文也賺不了。

兩個人又大吃了一頓，這才慢悠悠的回家。